

# 我的青年時代 (四)

楊森

## 考中學比中學神氣

十六歲，我唸完四年小學課程，順慶府治所之地的南充，成立順慶府中學堂。這一所中學，就是府學了，照科舉的說法，進府學也就等於中了舉人，順慶府中學堂招考府屬八縣優秀學子。廣安一縣，照例每三年應考取秀才的名額應有二十四名。當時在學校裏參加考試，我還不知道進中學堂是如此的重要，以及競爭是怎麼樣的激烈。

很幸運的，我總算通過嚴格的考試，高高興興，回到家裏，伯父父親的歡喜高興自不用說，居然還有賀客盈門，把我考取中學，也當做照額得了秀才又中了舉人一樣熱烈慶祝。由於從前入縣學便是秀才，入府學即為舉人，而舉人還要熬到廩生的地位，才能在府學裏支幾兩銀子的津貼，而我們入縣立小學是公費，入順慶府中除了公費以外，還供給制服、零用，因此，幾乎所有的秀才和舉人，對於我們都十分羨慕。

唯有母親愁眉不展，因為從此以後我將離她更遠，她總是十分愁悶的說：

「你在家裏讀書不是一樣的呀，何必又跑到

那麼遠？」

臨動身的時候，母親千叮嚀，萬囑咐，衣食謹慎，寒暖小心，我倒是不覺得離家有什麼不便。二伯父見我背雲直上，他最欣悅，老人家親自陪我走一百八十里旱路，從廣安到南充。

南充縣是順慶府治所在，比故鄉廣安，當然要熱鬧得多，它有四十多條街道，三十幾個巷子，瀕臨嘉陵江濱，一脈淤積的沙洲。當地有一種「臨江樓」，全部磚砌，高達五層，俯瞰全縣，下臨江堤，登上樓頭，市塵繁盛和江上風光，可以一一收入眼底，是算南充最著名的勝迹。

城裏最熱鬧的地區，分佈在沿河各街，以及內城的東南街府街一帶。南充街道又有一點特殊：街口兩頭一律設有木柵，車馬如果不經開柵放行，即難通過。這重重阻礙，直到民國十五年陸軍第五師師長何光烈駐屯縣城，方始勒令廢除。

南充早先有三大書院，金泉書院設在縣治以西一里，嘉湖書院座落縣城北邊，懋修書院就在當地的文昌宮後，不久又改為朱鳳書院，而我們就讀的順慶府中學，是由朱鳳書院擴充而成。

府中成立沒有多久，主事諸公發現校址太小，不敷應用，於是奏准當道，把原址賣了，多添

些錢，再買下當地大北街的德昌老店，修葺整理，方才安頓好這所八縣聯中。

校址不敷應用的時候，我們學生在校內無處可住，只好到附近民家租房子。我和幾位同縣同學，租的是一位再姓人家的餘屋。再先生早已物故，留下一位芳齡二十來歲的寡婦，這位再寡婦生得杏眼桃腮，體態窈窕，頗有幾分姿色。當我們幾個學生住在她家的那一段時期，她彷彿對我格外垂青，特別溫柔，自動的幫我洗衣服、燒茶水、鋪床疊被，照拂生活起居。我才十六七歲，對於男女間事確實一竅不通，但是和我同住的同鄉同學，個個比我年長，他們有人跟我開玩笑，有人善意的告訴我說：

「楊某，你要留意點啊。這個小寡婦，看來對你很有意思呢。」

## 讀書人名節要緊

有一天，同學們都出去了，時近黃昏，日薄暉暉，我正在房裏看書，門帘一掀，再寡婦薄施脂粉，楚楚可人，她也不進來，就那麼一手扶著門框，一手托住香腮，嫣然一笑，含情脈脈的說：



「來，楊先生，你到我的屋子裏來耍一下，好不好？」

當時我也不太在意，拋下書，跟她走到她那間臥室。一時但覺暗香浮動，心旌搖搖，她對我殷懃得很，拿糖果，裝瓜子碟，請我在床沿上坐，我才坐定，她又一扭腰肢，緊緊的依偎著我，一面奉糖奉茶，一面東拉西扯，說些並無意義的閒話。

這時候，我忽然想起伯父、父親平時給我的教訓，讀書人，名節最要緊，欺心之事絕不可做。所謂名節，也就是名譽和節操，一個人名譽要好，節操要高，才能立身處世，進而施展自己的才學，發揮自己的抱負，應試考得取，做官有政聲，倘若墮名墮節，那麼報應來時，必定絲毫不爽。從前讀書不進學校，年輕子弟的行為標準，除了書本，就從父母尊長和老師那裏聽來。生員應考，各歸各的號房，入晚照影撞鐘，燈光搖曳，考棚的雜役，每夜拉起凄厲尖亢的唸門，聲聲的喊：「有冤的報冤，有仇的報仇啦！」意思就是說：吃過應考生員暗虧的人，都可以利用他們平步青雲起階的機會，報冤報仇。這種心理攻勢，往往會生效奇，做過虧心事的人，有的心驚膽戰，下筆不能成篇，有的動作慌亂，打翻硯池染污考卷。現在我還認為這聲聲喊，仍還是很好的訓育方式。

當我這麼一想，立刻心如止水，澄明清澈；我正襟危坐，非禮勿視，非禮勿動，任憑她怎麼樣的糾纏，我唯以裝聾賣傻應付。因為當時我也覺得，她是一個守寡的年輕少艾，欺心的事固然做不得，過於使她難堪，也是居心不忍。

她聲聲的問我：聽說中學堂的新房子修好了，你們統統都要搬進學堂去住。我說是的。於是她又說：「你何必搬到學堂去住呢？就住在我這裏，有那點不好？地點清淨，照應又週到，想吃點什麼，我隨時都可以弄給你。」

這麼誠摯懇切的要求，叫我怎麼回答呢？真是叫人為難極了。偏偏這時她和我挨得越來越近，說話的聲音也越來越低，我瞟了她一眼，見她黛首低垂，臉上紅撲撲的，其實我自己，又何嘗不是面紅耳熱，心跳怦怦。我暗暗的挪一寸，她便一扭腰又靠過來兩寸，嘴裏還在不停的追問：「你說話呀，說話呀！」我心想這情景未免太不像話了，萬一闖進個人來，那我們兩個還要做人嗎？心裏一發怕，馬上就聯想到還是趕快離開這個是非之地吧，因此我趁她不備，很快的站了起來，邁過桌子，一邊走往門外，一邊嘴裏搭訕的說：

「我該去收拾收拾東西了。」

當時彷彿她呆了一呆，後來，大概是她明白了我急急離去的用意；一時羞憤交加，她突然嘩啾大哭起來了，聲音的哭喊着：

「哎呀，皇天哪，皇天哪！」

這一哭，嚇得我心慌意亂，拔開脚步就跑，我連寢室都不敢去，穿過空曠的院子，一口氣，跑到了大街上。

從此以後，她變得舉止端莊，冷若冰霜，尤其對我，更加不假辭色，正眼兒也不瞧一下。她這麼樣，我倒是如蓬大赦，把緊懸着的心事擱了下來，可是同學們覺得奇怪，幾次三番盤問我，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我只好一問三不知，支吾過去。

去。

幸好，過不了幾天，學校的新址改建工程完成了，我們同學，全部搬進學校住宿。大北街的德昌號，遠近的人都叫它紅花店，紅花店專門發售紅花。紅花又叫藍花，是南充的特產，可以拿來調騰脂和染紅布，在外國顏料還不會進口的時候，南充紅花行銷廣遠，生意大，店址也大，安頓下一個中學堂，居然綽有餘裕。這個紅花店是官辦的，等於是紅花專賣局。

### 制服漂亮伙食精美

中學堂，課程不限於光讀線裝書，國文雖然仍佔很大的比重，但是新加上了「算學、理化、生物」等等所謂新學問，除此之外，還有我最喜歡的體操課。六七十年前，四川找不到教新學問的老師，因此校方請來了三個日本人，和一位湖北籍的體操教員。三個日本老師教學都很認真，本課之外又教我們讀日文，這是我所學的第一種外國語，到了今天，還能勉強運用。

也不知道是由於水土不服，還是食物清潔的日本人吃不慣中國的油膩，過不了多久，有一位日本老師得了痢疾，當時還沒有發明特效藥，痢疾也是絕症之一，拖了幾天，羣醫束手，這位日本老師就由於痢疾死在順慶府中。校方厚卹他的家屬，將他的靈柩運回日本，同時還給他舉行盛大的追悼會。

第一次上體操，發制服，使我喜上加喜，十分興奮，早先我們一直都是穿長衫，棉袍夾袍布袍綢袍，寬寬大大，拖拖拉拉，一學一動太不方



便。老百姓全曉得穿長衫的是讀書先生，跑跑跳跳，高聲談笑，都怕別人望而生笑。現在發的制服居然是短襖長褲，青顏色的，雙襟排扣，袖口上綉一條張牙舞爪的金龍，金龍下面又是金線一道。老師告訴我們說：「制服一共發兩套，袖口的金線每讀一年加綉一道，等你們讀到將畢業的四年級時，你們的袖口上就有一條金龍四道金線了。」

兩套制服，一套綾綢，一套青布。青布的那一套到上體操課或是平時在校穿，綾綢的那一套，功用就大了，我們穿了它可以參加慶典，在家見客，上衙門和縣太爺平起平坐。一言以蔽之，它是禮服，就和學人的服飾差不多。

我們的這位體操教員，可能因為他自己也不會受過專業訓練，他是個軍人，下操場表演了幾手，除了翻鐵槓，還是翻鐵槓；我頭一個上去學，不消他教我就已能翻飛自如，老師只好過來誇我伶俐。下一次再上體操課，依然是把那條槓子照翻不誤，不過我就憑這幾手鐵槓，在班上不但體操期期得滿分，後來考進了軍校，體操成績仍舊數我第一。

制服做得很漂亮，伙食更是精美豐盛，就像家裏的廚子配菜做菜，這一頓吃鷄，下一餐就燒肉，明天中午的主菜可能是紅燒牛肉一大盤。當年公費生待遇之優渥，和今日不能比。年紀大些的同學算過賬，廣安縣全年學田收入紋銀七百兩，其中就有三百九十兩是拿來給我們廿四名府學生用的，平均一人一年十五兩多銀子呢。

由於順慶府中的學生，是挑選各縣最優秀的讀書人，濟濟一堂，共同研究新學問，因此同學

之中不但琴人、副榜、秀才，比比皆是，而且年齡也極為懸殊。我們廣安縣立小學堂的同學之中，就有中過舉人在開旅館的周道生。現在到了府中，有些家財萬貫的地主紳糧同學，當然也就不足為奇。以一般同學的年齡來比，我算是相當的小，所以大同學們各自有他們的消遣，他們在平時多半不跟我們這些「小學生」們來往。

有一天深夜，我在熟睡中被嘈雜的聲浪吵醒，翻身起來，朝着燈光亮處一步步摸索過去探視；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看別人家賭博，七八位青年，甚至已屆中年的大同學，都是團團圍富家翁的，他們穿著綺羅綢緞，五顏六色的長衫，拖起油膩發亮的長辮，有人還留著頗具威儀的八字鬚。這一羣人，正圍在一張方桌四週，我乘隙擠進去看，只見個個人面前推起大把的銀元和制錢，桌子正中有一隻細磁花碗，碗裏有六顆骰子，他們爭先恐後的出錢，輪流撈起骰子來擲，呼么喝六，興高彩烈。

這有什麼好玩呢？我越看越覺得奇怪，拉拉身邊一位大同學的袖子問：

「你們這是做什麼呀？」

「做什麼？」他望著我笑了，大驚的回答：「你沒有看見呀，我們在擲骰子嘛！」

「擲骰子？」我打破砂鍋問到底：「把骰子擲來擲去的做啥子呢？」

「要錢嘛！」他眼睛盯住碗裏，有點不耐煩了：「這也要問！」

但是我還沒有搞懂，我還非問不可：

「要錢是不是賭博？」

他把骰子一擲，輸了，回過頭來沒好氣的

答：

「是！」

「那不好啊，」我真心誠意的勸他們：「學監說過的：學堂裏絕對不准賭錢，等下你們給老師抓到了，你們一定會吃虧。」

賭局暫停，有人揚聲大笑，有人怒目奮眦的瞪我，更有人無可奈何的推開我說：

「走走走，這裏沒有你們娃娃家的事。」

我生氣了，眼睛一翻，胸脯一挺，理直氣壯的說：

「你喊那個娃娃？你忘記了，彼此都是同學，我好意勸告你們遵守校規，又有那點不對？」

一羣大同學全都呆住了，這時候，有兩三位同學出來打圓場，婉言向我道歉，並且請我回去睡覺。

我氣平了些，在往我寢室走的時候，後面又有腳步聲趕來，我霍地轉身，原來是剛才叫我娃娃的那個留八字鬚的學生。

「楊同學，」他滿臉笑容：「剛才我是出言無狀，冒犯了你，務必請你原諒。不過，」他忽又壓低了聲音，湊近我的耳朵說：「今天晚上的事情，請你千萬不要告訴老師，我們只是隨便要要，不認真的。」

我聽了，搖頭笑笑，我告訴他，請他放心，寧不千己，我斷不會去向老師報告。交代明白了，我轉身就走，心裏在想：畢竟你們也知道賭錢是不對的，畢竟你們也想起了自己的學生身份。

在年紀小些的同學中，有一位才思敏捷，相當優秀的湯姓同學，他是營山人，十二三歲便中了秀才，那在當時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全校師生



，人人都很喜歡他，並且對他寄予深切的希望，認為他將來必定是出類拔萃的人物。誰知道有一天，一位同學到儲藏室裏開箱取物，忽然氣急敗壞的跑了出來，尖聲嚷道：

「不好了！不好了！我的錢不見了！」

那時候剛下自習，同學們都在寢室裏準備就寢，聽見他這樣尖聲一叫，人人相顧愕然，覺得這真是絕對意想不到的事情。

「好多錢？」有一位年長的同学迎上去問他：「你不見了好多錢？」

「五十塊現洋。」

「五十塊現洋？」許多人同時驚訝的叫起來，五十塊現洋要值到紋銀三十六兩多；上好的水田，都可以買它兩三畝，這樁竊案真是非同小可。

「快去報告學監，」是我在建議：「請他親自到這裏來查。」

「對，對，」同學們紛紛附和：「你快點去請學監，我們統統等在這裏，誰都不要走動！」

失竊的同學逃竄了一下，禁不住大家催促，他只好去報告學監了。

學監聽到了消息，臉色鐵青，匆匆趕來，他認為堂堂府學之中竟會發生竊案，「警門之羞，莫此為甚」，他徵求同學們的意見，問大家應該怎麼辦？

於是七嘴八舌，大家搶先發言，學監把同學們的意見一歸納，大多數的人都主張逐一搜查各人的箱籠，而且爲了洗刷全體同學的名譽，必須查個水落石出。

果然查了個水落石出，五十塊白花花的銀元

，塞在少年秀才湯同學的箱子角裏。

當夜他離開學校，第二天學校貼出佈告，湯某行爲不檢，著令革退。

人人爲他惋惜，人人爲他慨嘆。五十塊銀元便葬送了他的大好前程。不過，這一件事也給了我們很好的教訓，一個人如果不能謹言慎行，即使有再好的資質與學問，終究也是沒有用的。

### 陳光遠想媿美香妃

我們上自修課的時候，一張課桌兩人共同，坐時面面相對，所距不過咫尺之遙，每天和我對面而坐的同學，名字叫陳光遠，也是營山縣人。某一個夏日夜晚，因爲氣候燥熱，大家都解衣揮汗，只穿貼身的掛褲，我正在琅琅讀書，鼻孔裏，總是聞到陣陣幽香，中人欲醉。

於是我覺起鼻孔一路嗅去，搜索的結果，幽香居然發自陳光遠的身上。

我啞然失笑，望着他說：

「你是個男人家嘛，你怎好意思這麼塗脂抹粉，搞起一身的香呢？」

陳光遠那張臉，猛一下脹得通紅，他頗不自在的說：

「你不要開玩笑，我什麼時候搞起一身香來的？」

他越是這樣說，我越要把這一回事弄清楚，我一嗅再嗅，非得把香味來源嗅個清楚明白不可，陳光遠被這種嗅而不捨的精神嚇怕了，他只好滿臉通紅，低聲的央求我說：

「莫吵，莫吵，我告訴你就是了。我身上這

股子香，實不相瞞，我硬是從媿美帶出來的。」

後來我讀野史，讀到兆惠富德征新疆，進佔疏勒、莎車兩城，擄緝小和卓的妻子香妃，獻給乾隆皇帝。這香妃遍體幽香，令人心醉，乾隆帝寵冠後宮，並且爲了滅除她的思鄉之苦，還在北平宮中興建回宮殿，兩情繾綣七八年。太后唯恐乾隆耽於酒色，不理朝政，趁他出巡，將香妃縊死，乾隆回鑾救不及，於是抱恨終生。當時讀這一段故事，心中頗爲感動，以爲若論皇帝的傷心戀史，清高宗弘曆比起唐玄宗與楊貴妃，實亦不遑多讓。

但是讀時就有一個疑問，香妃果然是香的嗎？她身上的幽香究竟從何而來呢？我以為這個說法是不科學的，後來又看到一篇釵小志，就是古時候有一位家妓名薛瑤英，她自幼便以香屑飲吸，及長，肌膚生香，因號香兒。我恍然若有所悟，香妃，也許就是用的這種方法，來取媚於夫婿和後來的乾隆皇帝吧。

又若干年，偶然閱及蘇維「聽園西疆雜述詩註」，內載喀什噶爾回城北方四五里，有一座香娘娘廟，四方形，上覆綠瓦，中空而頂圓，無像，只有墓。回婦在廟前設攤交易，蔚然成市，名曰陰八雜市。詩註中說：香娘娘是乾隆間喀什噶爾人，降生不凡，體有香氣，性真篤，因戀母，歸歿於母家，很有靈異，祈禱者只要手捧門鎖，盡情一哭，並取廟旁淨土少許，帶回家去，調水服食，一定可以如所心願。——照這一則記載說來，香娘娘不是香妃，她不過是一位孝女而已。



史學家黎東方博士，曾經親身遊歷新疆，在他所發表的「新疆訪古記」一文中，提香妃，指斥乾隆皇帝的行為舉止是極野蠻而無恥荒唐的，文中他也提到阿巴克、和卓是一個很大的市集之所，每年有一次很大的「廟會」，成萬的婦女來到廟前痛哭。不知是否爲了懷念香妃？「有人說她們多半是『借他人酒杯，澆自己塊壘』，訴說一年以來所受於婆婆、丈夫，或無情的情人給與她們的苦惱。」

如果我根據蕭雄聽園西疆雜述註，來解答東方博士的疑問，那麼，他顯然是由於一時的感觸和假想，用上了小說家的筆法。然而不管怎樣，研究人體是否可能生出香味，總是由於我青年時代的同學陳光遠身上的幽香所引起。

陳光遠身上天生異香，經我公然一問，消息不脛而走，全校師生，從此都把陳光遠當個怪物，人人走近他的身旁，都要聳聳鼻尖聞他一聞。漸漸的，這件事傳到老師耳中，傳到學監耳中，全校上下人等全知道，陳光遠是個香的。學監老師，好奇之心人所難免，一看到陳光遠就叫他過來看看，一聞再聞——果然芳香無比。

這一來可把陳光遠氣壞了，他一怒而自動的到其他地方去讀書。過若干年後，我膺寄方面，統領師干，帶兵到他們縣裏的時候，陳光遠在當教育局長。他聽說我到了，非常高興，整治盛宴，請我吃飯，席間談笑風生，暢談往事，我注意看他，却早已老了瘦了，鬚白髮，形容枯槁，我笑着試問他看：

「光遠兄，你現在身上還香不香？」

「還香什麼？」他感嘆萬千的答道：「老人

了，臭都臭了！」

### 剪辮子鬧出大風波

讀中學堂最令人興奮的事情，就是廣安小學的經學老師張潤先生，如今又提到我們中學擔任歷史教員，兼任學監。張表方先生宣揚革命，倡建民國，對於清漢異族口誅筆伐，不遺餘力，他早已成爲川北一帶軍民學生所崇拜的偶像。張潤先生遠自日本東京，我國天津、上海、福州、廣州、各處通商口岸，交通要衝，運了許多革命書報入川，如像在東京出版的民報，在上海印行的革命軍、猛回頭，自己印刷，分散給我們背誦風傳，這些早期革命文學，詞簡意賅，讀了令人熱血沸騰，我姑且錄下迄今猶能背得出來的一段，

——陳天華先生的「猛回頭」：

「大地沉淪幾百秋，烽煙滾滾血橫流，傷心細數當年事，同種何人雪恥仇。

拿鼓板，坐長街，高聲大唱，尊一聲，我同胞，細聽端詳。

我中華，原是個，有名大國，不比那，彈丸地，僻處一方。

論方圓，四千萬，五洲莫比，講人口，四萬萬，世界誰當？

數物產，真是個，取之不盡用之不竭，評才智，也不讓，東洋西洋！看起來，那一椿，比人不上；照理說，就應該，獨霸稱王。爲什麼，到如今，奄奄將絕，割了地，賠了款

，就要滅亡。這原因，真的是，一言難盡。待咱們，細細數，共飲商量。」

說起來，這還是我最早讀到的白話文。

除了上課，我們一閑下來就談革命，談得興會淋漓，慷慨激昂，有一次，一位同學撲臂一呼：

「要革命，應該採取實際行動，空談無益，我們大家先把辮子剪了！」

他一吼，大家羣起響應，找把大剪刀，咔嚓咔嚓，頃刻之間，拖在腦後的這條「累贅」，總算去之而快，滿寢室的人，都把辮子剪掉，於是人人相顧大笑，拍手歡呼。

當晚辮子倒是剪得痛快，次日一早，麻煩來了。我們這一個寢室的人，短髮短衣，排成隊伍，雄赳赳氣昂昂的上課堂。路上遇見拖辮子的同學，真把他們嚇壞了，也不知道出了什麼事，竟會有這許多同學連辮子都齊齊剪掉。

然後碰到監督駱騰煥先生，他是四川狀元駱成驥的父親，當時正以順慶府教諭的官職，兼任我們的監督，也就是校長大人。他一看我們剪了辮子，大驚失色，連忙將我們驅回寢室，令人緊閉門窗，他臉色蒼白而緊張，額頭上汗出如漿，他又氣又急，聲音發抖，喝問我們：

「這是那個出的主意？」

一位年齡較大的同學，挺身而出，他不疾不徐，侃侃而談：

「我們是大漢後裔，我們不願意學滿人的樣，在腦壳後頭拖一條豬尾巴！」

校長臉都氣青了，他暴跳如雷的吼：

「這是什麼話？當年國朝定鼎，雍臺令下，爲了這條辮子，揚州十日，嘉定屠城，不知道冤枉死了好多人。如今你們這樣不知輕重，居然膽



敢以身試法，難道你們連性命都不要了嗎？」

同學們不服氣，七嘴八舌，申論不休。有人在說清廷腐敗，應該推翻。有人在說正因為滿清屠殺我們的同胞，滅亡我們的國家，我們黃帝子孫，就必須起而反抗，復興大漢，把這條辮子剪掉了，又算得了什麼？

這種話，聽在老校長耳裏，簡直是洪水猛獸，晴天霹靂，他不敢再往下聽，他雙手捂住耳朵，連聲的喊：「我不要聽！我不要聽！你們莫再說下去了！」

然後，他叫我們恢復秩序，安靜下來，他老先生則蹙額皺眉，繞室徬徨。想了半天，方始想出一個辦法，他派人出去，買了幾十條假辮子，叫我們裝在腦後。同時，他又再三叮囑我們，談革命就是反叛，反叛是要殺頭的，我們既然都是在校的學生，應該好好的唸書，不要牽連到那些「要命」的外務裏面。

他的話，真誠懇摯，我們誰都聽得出來，他老先生完全是一片好意，非常愛護我們這些學生。否則，就憑他那個「知情不報」的罪名，滿清走狗照樣可以叫他的腦壳搬家。

續起了假辮子，垂頭喪氣，大家暗暗聚議，假辮子不妨續上，哄哄滿奴，至於革命，那是非革命不可！一切，仍然按照預定計劃實行。

張潤先生得到了消息，跑來看我們，出乎意料之外，他也和老校長一樣，動我們不可輕舉妄動，輕躁急進，以免發生危險。

駱騰煥師是賓州人，光緒二十七年辛丑科歲貢，後來他因為辦理賑災有功，升任陝西沂陽知縣。

### 腐敗落伍的綠營兵

川北，古來就是漢中要地，地控川陝鄂三省，清朝兵制，設總兵一員，統兵一鎮，即今一個師。順慶府駐綠旗兵一營，名為順慶營，由一名游擊統率。綠營一年要操幾次兵，其他同學不生興趣，我是每次都要去參觀的。那時候清軍還沒有火器，他們所使的都是刀槍劍戟，所謂十八般兵器，其中又以刀和槍居多，刀分大砍刀和短刀兩種，前者有長桿，後者祇刀柄。使短刀的士兵，又要演習盾牌，盾牌即為「干」，俗稱藤牌，一般都是用皮革製成，不過在順慶營中，倒是用的藤牌，頗也名實相符。藤牌的功用可以給士兵上陣打仗的時候，抵禦兵刃箭矢，那是很古老時就有的人了。我參觀綠旗兵操練，最有趣的是舞藤牌，耍大刀，因為那有一定的陣法，士兵們排列整齊，藤牌忽開忽閉，刀光閃閃，喊殺之聲驚天動地，很有些兒威武雄壯的氣象。

他們還經常操演陣式，用現代化的眼光來看，固然滑稽可笑，毫無是處，不過在我當時的心目中，見他們旗幟如林，盔甲鮮明，什麼一字長蛇陣、太極八卦陣、隊伍排開，變化無窮，再加上金鼓齊鳴，驚天動地，我總是感到血脈憤張，往往為之手舞足蹈。

順慶府級職最高的武官，就是順慶營的游擊大人，他有一個兒子，和我同班讀書，仗着他父親的勢力，平時一向趾高氣揚，目中無人。然而有一天，他忽的神情一變，變得和悅親切，禮賢下「士」，我正感到納罕，他却已跑到我跟前來

「喂，楊某，」他拍拍我的肩頭，十分親暱的說：「有一個好差使，你幹不幹？」

「什麼好差使？」我抬眼望了望他問。

「協臺（相當民國以後的旅長）要來點名了，」他壓低聲音對我說：「我父親管裏的人數不夠，只要你肯去穿綠營的制服，協臺點名的時候答應一聲，不但當天加菜打牙祭，而且還有錢好拿。」

「假使我肯做，可以拿到好多錢？」

「你想發洋財呀？」他笑笑不笑的說：「有吃有穿，混上半年，給你幾百錢還怕不夠。」

幾百錢，不希罕！清末，一般使用的都是銀兩和制錢，制錢又叫孔方，因為它當中有一個四方形的孔，紅頭繩從孔裏穿過去，便利得很，一串叫一貫，也就是一千文。以那時候的兌價，一千文制錢，大概是一兩銀子上下。游擊老爺說是酬勞只有幾百錢，豈非一兩紋錢都不到？

「那有什麼意思？」我搖搖頭，推掉了：「我身材矮小，穿起綠營士兵的號衣，只有給人家看了可笑，罷罷罷，你這幾百錢還是找別人去賺吧。」

那天他在學校裏「拉」了多少兵？我不知道，但是由於這一件事，引起了我和綠營兵的注意，看那些長年吃飯拿餉，無所不為，還有鴉片、包庇賭博的，至於吃缺冒糧，營私舞弊，那更是司空見慣。國家養了這種兵，怎麼能抗敵禦侮，鎮撫地方？後來又聽到老師慷慨激昂的說：「全國像這樣的綠營兵，多達八十餘萬，每年光是餉銀，就要化費一千多萬兩銀子，滿清朝廷無異是以老百姓的民脂民膏，象養八十多萬一無是處的

# 行 銀 灣 臺

大宏最模規。久悠最史歷

其 公 發 滙 放 存  
他 庫 行 兌 款 款

倉庫業務	代理各級公庫	代理發行新臺幣	國內滙兌	國外滙兌	透銷外匯	質押放款	票據貼現	定期存款	通知存款	甲種活期存款	乙種活期存款	業務一覽
買賣政府公債	代理各項稅款	代理發行公債	代理各項稅款	代理各項稅款	代理各項稅款	代理各項稅款	代理各項稅款	代理各項稅款	代理各項稅款	代理各項稅款	代理各項稅款	代理各項稅款
收兌外幣金銀	代理買賣證券	發行愛國獎券	代理各項稅款	代理各項稅款	代理各項稅款	代理各項稅款	代理各項稅款	代理各項稅款	代理各項稅款	代理各項稅款	代理各項稅款	代理各項稅款
	保管箱出租											

願 賜 迎 歡 。 務 服 誠 竭

號〇二一段一路南慶重市北臺在行總  
行分設均線前祖馬門金及市縣各內省  
市城大各界世由自佈遍業同滙通

鷹犬！」

聽了這些話，更令人氣憤難平，年輕人血氣方剛，雄心壯志，每每以改革更新為己任，於是更堅定了我投身軍伍的決心。

後來我還看到了烽火臺和順慶府汛，烽火臺多半設在州府以上的大地方，或者是衝要險阻的關隘，位置在高處，形狀像是半截斷塔。臺上放一個桔槔，就是安置在井上便於提水的橫木架，

桔槔的頭上有個籠，籠裏塞滿了木柴，地方上有警，便燃起火柴來，使遠處的軍隊看到，趕來救援。老師說，烽火臺又叫烽燧，因為燒着木柴以後，白天裏只能看到烟，所以叫燧，黑夜裏見得着火，因而叫烽。烽火臺都是三千年前的古董了，到廿世紀初葉，我們還在把它用作軍事通訊的工具，由而可想當時我們的軍事落到什麼程度？

最滑稽的，是所謂的「汎地」，溝溝兵制，千總把總被委派到大營之外，他們所率領的綠營兵，稱之為「汎」，分防駐守之地則叫「汎地」。汎地應該有官有兵，漸漸的兵沒有了，官也回縣城享福去了，留下空空如也的汎地，不是會要年久煙沒了嗎？虧他們想出來好辦法，就在牆上畫一個真人大小的兵丁，表示此地有人駐守，會為一汎。

(待續)

## 中外雜誌社啓事

(一)本誌係一純民營期刊，年來因贈閱過多，不勝負荷，近來又因印刷漲價為節省開支，自第四卷第四期起再將部分贈戶暫停贈閱，敬請原諒，如蒙惠賜訂閱尤所歡迎。

(二)本誌承蒙讀者賜寄大作，日有數起，足見讀友對本誌之愛護與重視，惟有許多稿件，多不符合本誌徵文稿約，因此我們誠懇請求作家們在撰稿之前，詳細參閱稿約，撰寫稿件必須文字活潑，輕鬆自然，幽默雋趣，為對讀者表示負責起見，並請署真實姓名，否則請勿投寄，以免徒勞往返。